

215.2

865

56148

魯

藜

李村溝的故事

新文藝出版社

李村溝的故事

魯 藜 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· 1951 ·

中 篇 小 說
李 村 溝 的 故 事

著 者 魯 藺

*
* *

有 版 權

1951年10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—5000冊

書號(275) [11136] 定價 羊 8,1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)

光臨印刷廠承印

*
* *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51 52

李村溝，這個小小的村子，就怪有意思；百來戶人家擠成兩個長排，房屋正好像兩條豆莢，恰好裝在大崗山跟下一條長溝溝裏，中間留下兩丈來寬一道街，從北頭走到南頭，吸一根紙煙的工夫。在街當中一段，東西坐落着兩座教堂，東邊的是敬奉耶穌，西邊的是聖母馬利亞。偶像不同，教堂上的十字架一樣頂着天；東西南北的老財們信着不同的教，當兩教的頭目。但，他們的『真理』只一個，『不殺窮人不富』。

村裏老百姓們，差不多是三輩子以來，有三分之一在耶穌，三分之二歸天主，只有一家信燒香教，保存了國粹。說來也真不容易，這一戶人家夾雜在外國教的當中，也好比村北口上的過路閣，這個中國的三教閣正跨在兩個教堂的中間，那閣的桶瓦櫛殺，還琉璃發亮，可是泥菩薩已經不知那裏去了，門窗破敗不堪；據李村溝老農民說，那是八國聯軍時候毀的；跟着八國聯軍來的一個高鼻子的神甫，就在李村溝傳

教。有一天，有一個老農民跑到閣上燒香，那神甫就把那老農民拴在馬尾上，從閣下把他拖出村外，活活的拖死過去。中國人本來就不值錢，遠來和尚會念經。就這樣，李村溝的老百姓在八國聯軍的殺害底下，紛紛踏進教堂裏來。

進教的人都想死後登天堂，生前要行善，可是，李村溝在方圓數十里內，有名的窮溝。隣村人不叫李村溝，叫賊溝。誰丟了東西，都說：『不用尋，賊溝的窮漢拿啦。』確實名不虛傳，李村溝在解放以前，出土匪，窩藏響馬；光吸料子，吞金丹，抽大煙的就成百個。大煙舖子裏，見天躺着不動彈的就六七十。一到主日，那些料面鬼，大煙鬼照樣爬在教堂上，去聽洋人宣傳『福音』。

那時候，逢主的日子，一上午，兩教的大鐘叮叮噹噹的響。長街上，兩教的善男信女們，低着頭，拿着唸珠，直奔向他們各個的教堂。教堂街門洞開，老財先進，窮人跟後。老財的媳婦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披紅掛綠；而窮人媳婦們站立在堂後，用粗黑的手，在結滿補丁的胸襟上，不住劃着十字。

村裏有四怪。南頭『希奇』，北頭『裁蹄』，中間『黑人』，加個『土地』。

『希奇』本叫趙二和，南街上的老財，窮人到他家借錢，他說：『希奇呀！窮人光會頂飢荒！希奇呀！』村裏人就送給他這外號。

『裁蹄驢子』喜歡踢人，老財裴金林雖然沒長個裁蹄子，對付窮漢比驢子還要兇。『黑人』李石成，這個老財有個專長，他最會做帳，做成甚麼就甚麼。黑心黑到底了。可是，提起這外號『土地爺』的大老財王茂林來，比起前面三個怪來，王茂林算是李村溝頂大的頭一號壞蛋。

他脊背是個鍋鍋（佝僂），走路來壓着個頭；外頭人說他是謀事走，心裏總是想害人。臉是上寬底窄，是個黃臉猴。長眉毛，蔗塔眼，八字鬚底下一張大嘴。別瞧他當個地主，穿的總是粗布藍衣，骯骯髒髒，拉里拉場，整天吭吭咳咳，褲帶上不離一條筋筋吊吊的破手巾，上面不是鼻涕就是痰。

他是個有名的色鬼，黏住女人就不放。村裏劉國基的母親和劉國基的頭一個媳婦，第二個媳婦都給他勾搭。光是李村溝，他就有十幾個『親家母』（姘頭）。當他這會邁進耶穌教堂裏的時候，連牧師都得朝他打個招呼，他大搖大擺去跪在前頭一隻

油漆的跪槌上，眯着密縫眼向基督聖像瞅了一下，仍舊壓着忒腦看着經書。當牧師向他們噴澆着聖水的時候，他就也着眼向左邊的女教友們溜溜閃。那堆娘兒們裏頭，有一個沙鍋臉，短胖個子的女人，也偷偷向王茂林瞧着。那女人就是劉國基第二個媳婦呀！這女人長得真醜，可是，這位『土地爺』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

明朝時候，他家就是地主。清朝時候，他家出了七個頂子（冠冕）。到他父親手裏，搞窮了，只剩下二十八畝地，但沒有窮透，到他手裏，又發起來了。

他小時候，讀了十幾年書，十六歲到洛城當舖裏學了兩年生意，十八歲回家當了村裏的社頭。無論鬧紅火，燒香，老百姓都要出錢。收夏挖夏，收秋挖秋。另外還要聚倉穀；所有廟產社地都由他經營。衙門裏有公事，也是找社頭，老百姓打官司，婚喪大事都得經過他。不幾年，他在村上開酒坊，在城裏和人合夥開錢莊。光緒二十六年，村裏來了天主教，王茂林瞧不起，不願信天主；一搞不到錢，二受人管教，三和窮漢們在一堆。那時天主教初來對他還不敢招惹。到了宣統元年，茂林和大崗山廟裏的和尚宋長寶爭奪財產，打官司，天主教乘機拉攏宋長寶，幫助他去進衙門；宋長寶

馬上脫下袈裟，蓄起頭髮，背叛佛爺，改奉天主。神父又許他婚配了一個教門的閨女。官司打了三四年，茂林打輸了，逃到潞安府耶穌堂，請求信耶穌，又請了一個牧師來李村溝，從此就有了耶穌堂了。他那時信耶穌，也是外信內不信，家裏還是照樣燒香，敬菩薩，一直到全村沒有一個人燒香，他才不燒。在耶穌堂他當上了值事，就是個當家的。教會又成了他的剝削工具了。茂林和天主教有仇，就專門挑撥兩邊鬧事，打官司，這樣他的財產又多了一個來源。

『民國』年上，有了村長，茂林自己不當，叫旁人當，他在後面指揮，村長跟社頭不同，化錢沒底。誰還敢跟他算帳，派下好多就是好多，老百姓不識字，掉下識字的都是他的狗腿。

『皇軍』來時，他照樣是維持會的後台老板。後來，偽軍四中隊來，他就完全和它勾搭起來了。四中隊官長要女人，他辦；邱班長生孩子，茂林以全村名義給他做滿月。四中隊要糧搞糧，要酒搞酒，要肉搞肉，反正都出不到他頭上，他從中抽油水喝。

『民國』三十二年，在這裏，真是災荒嚴重。六七月沒有下一場透雨，玉菱長的尺把高，谷苗旱死老多，大道上，條條路通北京，那條道兒窮人要得到飯吃？大道兩邊看不見青草，地裏的白蒿、刺薊菜、苦苦菜、小雁苗等不到開花就挖走了。李村溝村上的樹都光不溜溜，光剩老財家的樹上還擦下稀稀疏疏的嫩葉，黑夜，窮人們偷偷爬上樹，去偷樹葉。窮苦婦女們，爲了鉤一把樹葉，常常把頭髮絲掛滿樹上。

災荒年，窮人餵的狗不是餓死，就是被人殺吃了；只有老財家和教堂裏把狗養得更肥。老財餵的狗和教堂裏餵的洋狗，常常被放出來，咬那些蹲在外頭討哀矜的窮教友，而堂裏修女和神父們，照樣生洋爐、吃洋麵、喝洋奶、鋪毡蓋毯。主日，照樣梳頭修臉，高聲唸經。

堂外，窮人受難；堂內，是老財們的天堂。（那些修女都是地主的女兒，送一個

修女進堂，要出二百塊現洋，你想，窮人誰能當得起修女。）

堂外，半夜裏窮人就偷偷抬着自己養活不起的嬰孩，擱在堂階上，指望堂裏的神父憐恤，那知，第二天早晨，狼和狗把他抓爛了。有十幾個嬰孩的父母，想到堂裏去瞧瞧那育嬰堂裏自己的孩子，她們想也沒想，這些小孩們比她們的父母還快的升了天堂，餓了狼心狗肚了。

天堂在那裏？神父或牧師說：『死後才知道。』地獄在那裏？窮教友們知道得清楚：『吊起鍋來當鐘打，就是地獄。』

老天爲啥不下雨，神父或牧師說：『老百姓犯了罪惡，天主罰了，降災禍給你們。』可是，離李村溝六里地的三崗山不信教的老農民正在唱戲求雨。李村溝的一些窮教友們聽見那裏鑼鼓喧天，都忘記了神父的勸戒，也走到那裏跟三崗山老百姓一起求雨。

這一天湊巧，有一個祕密的八路軍工作員從東山下來，來到三崗，老百姓讓他在台上講了話，他說：『老鄉親們！咱們根據地也遭了年成，可是，那抗日政府下了號

召，每個村保證不能餓一個人。村裏老鄉們團結互助，想辦法向老財們借糧食，光景好了再還。你們要想不餓死，也可以照那辦法，向老財借，咱們借糧是要還的……」

台下聽話的老農民們都忘記了求雨。三崗山附近村子離張莊砲樓遠，就在八路軍工作員幫助下，向有法的借出了糧食，渡過了災荒。李村溝的老農民們聽了這話，回到村裏就圪吵（醞釀）起來。有個貧農叫張永海，他組織了北頭七個窮漢，有郝發成、喬貴丑、裴三林、楊增德、裴全福、申小孩。那個時候，沒人敢帶頭，永海說：「那個不怕，我帶頭，去給他說一說吧，光景好了再還他，怕甚！咱去了給他說些好話，怕甚！」

他們七個便一路到王茂林家。王茂林聽到他們的話，大發脾氣：「你看看我有多少人吃飯，我家裏更沒有吃喝，你要跟我借，我去跟誰借去？不算話，都走吧！就不用想那個便宜辦法！這個東西就這麼容易就來了，我也不動彈？你聽上八路軍話來借糧食來了，八路軍說那個話你等着吧，想着吧，沒有那個門！去吧。」講罷，王茂林背轉臉就走了。這窮人就哭出大門來。三十來歲的張永海回到家裏，還一股

勁兒哭。那六個窮朋友也到永海家坐了一會。郝發成老漢說：「罵了一頓，不算話呀！該受罪還是受罪吧！」

永海娘餓得躺在炕上，也在一邊哭。

跟着，第二天，王茂林來到張永海家，要永海還他飢荒。王茂林以前借給他五十塊錢，利滾利，已經滾成一百多。逼得永海把房子也賣給他，地也賣給他。

王茂林還不甘休。他的腿子小地主程北海說掉了穀，告到茂林那裏，茂林出了計謀，叫程北海帶上宋平安、李恆德、申遇昌、張來旺：這些人都是維持會的。深夜裏到永海家來搜，糧食沒有搜到，就把他捆走了。臨走，連褲子也不讓永海穿上。把他弄到村公所，吊在樑上，那夥人打開了。永海媳婦隨後也跟上，人家不讓她進門，她停在門邊上聽，在裏頭，只聽嘩嘩叫，打玉菱一樣噼噼的打，恆玉、茂林、北海他們說：「說上個偷了就不打你了。」

永海說：「我沒有，我沒有呀！」

裏頭又是一陣打，打得吃不住了。永海媳婦在門外頭也氣得乞戰。永海挨大半天

打才吭：「我偷了。」

人算打了，王茂林的氣算出了，可是，一不作，二不休。打不死的老虎留着還會咬人，王茂林和他的那一夥就下毒手。他們用三斗麥子，買了宋平安、李恆德、張來旺這些窮人，用窮人的手來殺窮人，在一個黑天裏，把那打得兒兒忽忽的張永海抬到南頭大廟上，把他砸死，扔到井裏。

永海媳婦十來天都不知道，他到茂林家去要人：「你把俺男人捆那裏？」茂林說：「丟到井裏頭了，你要做甚麼？你一個臭婆娘還敢怎樣？」茂林一說，眼睛一溜，他那些狗腿懷玉、平安、懷德上來就是耳巴子，手打腳踢把她打在地下；在地下滾，誰也不敢拉她。誰去拉，誰就有事。她爬起來，又撲到茂林跟前，把她那被打出血的嘴，唾口血水在王茂林臉上：「人死了，我還是要這個人，死了，我也要骨頭。」永海的老娘聽到這個事，在炕上一面嚎，一面滾，當永海媳婦和她小閨女回到家，看見老娘已經跌到地上死了。那是五月天氣，蒼蠅哄哄地滿屋飛；永海媳婦打算捐到茂林家裏，捐不動。永海媳婦去尋梁馬豆來幫忙，才把老娘拖到地裏去埋了。從

此，家裏剩下永海媳婦和十四歲的小閨女。母女相跟去要飯。

有一天，家裏沒煤，小閨女出去到山脚下拾柴，狼從山上下來，她小，又餓，跑不動。手裏拿了一個木圪榔，和狼打了一小會，打不過狼，狼一撲，撲到她身上肚子給撕開了，左邊那股腿全給吃掉了，只剩下一條腿。背上也咬了幾個大窟窿。街裏人聽說，漢們都拿着木棒趕去，才把她抬回家。抬到家還活了幾天，水也不喝，飯也不吃，還能說話，認得人；隔壁人家瞧她，她說：「奶奶，你來瞧我來了，關上門吧，我害怕啊！」一面哭一面說，過三天就死了。埋她的時候，只捲了一把草。

那時候，是人家王茂林他們的天氣，王茂林要你死，你就死；要你活，你才活。

王茂林是耶穌堂的首領，也是維持會的首領，『中央軍』來，他又是三青團長。災荒年窮人賣地，王茂林買地；災荒年窮人清鍋冷竈，喝西北風，王茂林還要替鬼子起食糧，到窮人家裏扔蔴包，扔一個灌一個，扔兩個，得給他灌兩蔴包糧食；災荒年，叫窮人那裏去掏？王茂林就把窮人們的房子都封住了，把窮人扣在天主堂裏，把天主堂當作監獄，來隨意敲打出不起糧食的窮人。

有一天，上頭來了公事，要快子七個，凡是出力賣命的差事，準派到窮人身上。梁馬豆，這是縣裏來要的名單上派定的一個。他正在家餓倒，起不來。黑夜，維持會的趙拴柱、王金福來到馬豆的家：『馬豆，有好事情你去，這個可行，顧住你全家吃，這個好買賣。』馬豆說：『去吧！』那會，誰敢說個不字。他想爬起來，起不來；起來又走不動，圪搖走到維持會。王茂林說：『這回潞城縣要人，好差事叫你去掙錢。頂住頂不住。』村裏七個窮漢，誰敢說『頂不住。』王茂林就說：『我瞧，這樣，不要包，按天搞吧！你走一天，三升米，要錢給九塊錢。』

把這事情決定，第二天趕區上送，天不早，維持會人就說：『不用回啦，就在這等天明走，大家也肚飢，就在俺家裏挖一些米做飯吧。』老財們就怕這些窮漢們回家溜了。趕緊給做稠飯。正做飯，王茂林說：『這回做稠飯，不敢做硬。做稀不溜飯，

你們那軟肚，不能吃硬飯，要吃死你。」天明，要走的時候，馬豆說：「走，俺家還肚飢哩！」王茂林說：「你走吧，家不用你操心，你走，一天三升米，隨後按天給你送上。」甄三孩在一旁也開了腔：「還餓起她哩！」馬豆說：「好好給我顧家，咱還是個好朋友啊，三孩！」三孩滿口賣好：「不怕，你走吧。」

於是，這羣人就走了。他們由區到縣，從縣往府裏送，像押犯人一樣，警備隊拿槍兩旁走，用槍把在隊伍後頭敲打那走不動的人。這批人是日本人要他們上黑窩去挖煤的苦力，到過那窩底下去的人，一百個就別想活着回來五個。

一路上，不斷地餓死人。一二里就勃朗地躺着一兩個。那天往高平開，這幾百號人沿路把賣零食的小攤都搶光了。沿路上，不時撩下一個；兩個，沒有人去埋，走遠了就看見一羣狗奔向死人那裏。

馬豆也肚飢得不行，一邊走，一邊也想倒下去。警備隊跑過來又狠打了一起。「你裝蒜，年青青走不動道。」馬豆心想：「走不動，還是個死，死寧受死；唉！來吧！想個辦法，哪裏死個痛快。」他就悄悄去和本村的三個人說：「你兩三個人，要

是有誰回了家去；帶個勞，捎句話給俺家說：我恐怕回不去，叫俺家不要心焦。」

日頭還在半天，他走到一條溝口上，往溝底下望，有四五丈深，堆着石頭疙瘩。快走到溝跟，心想：『來吧！』在胸前偷偷劃了個銀弧：『聖母可憐，你要叫我跳溝摔死，我才真信你有靈；可不敢跌成個半死不活，人家弄上，還是受罪。』他就把腦袋朝下，栽下去，跌到任甚不知。到了太陽快落，心裏才逐漸清醒，爬上又跌下，趕黑黑才爬出溝來。一黑夜要不到東西吃，第二天，走到南邊一道水河上，圪蹲着用手圈住水，喝了一口，也覺沒意思，站起來，頭蒙眼黑，暈暈沉沉，把箍在頭上的手巾揭下一看，紅砂砂的，才知道頭上有個血窟窿。

一天黑夜，回到家，家都睡靜了。一叫門，小女在裏頭說：『俺爹回來。』一進門，合家哭成一堆，馬豆說：『有吃的？』她媳婦說：『那有吃的！』馬豆又問：『俺不在家，怎虧對？村公所給東西沒？』她說：『一顆米也沒見。』她提起這，一直哭。自從男人走後，她和小女到外要飯要不上，成天餓着躺在炕上。那七歲的小孩，也餓慌了，又餓又冷，爬到火爐上睡着了，把腿骨焚燒焦了一大片，也沒法去照